

松茸与少年

G227国道木里段在绿水青山间架起乡村振兴的致富路

木里县博窝乡坑古村。



7月是松茸的采摘季。7月26日清晨6点，位于凉山州木里县博窝乡的别古山，灰白色的天空飘着雨。喝过酥油茶后，16岁的根呷曲比挎上装松茸的棉麻背包，骑着摩托车上山了。连绵几天的雨水，让山上的泥土变得松软，成片树枝密密织起网来，少年穿行其中，连衣服被打

湿都浑然不觉。海拔4000米之上，松茸藏在漫山遍野的高山栎下。

木里县森林覆盖率为69.86%，参天树木孕育出土地上的生命。在博窝乡，几乎找不出一个没上山采过松茸的孩子。每一朵松茸都承载着辛劳与期待，仿佛是在述说一个关于期盼与梦想的故事，召唤着少年们感受与土地的紧密连接。

7月下旬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博窝乡，感受这片生长着“松茸王”的美丽土地，高山森林秘境漂浮其上。

① 少年的“解谜游戏”

别古山上传来少年此起彼伏的呼唤声，“诶！这里，松茸！”根呷曲比脸上挂着笑，穿一身挂了破洞的灰白色棉服，手拿一把约手臂长的木制尖头锄具，棉麻背包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脚上的红色运动鞋蹭满了泥巴。这是他采松茸的全部“行头”。

松茸窝点的位置从外婆那里传给妈妈，再由妈妈传给根呷曲比。

根呷曲比今年16岁，10岁时妈妈将他带上山，教他辨认自家松茸的点位。为了让年幼的根呷曲比多些兴趣，妈妈告诉他，“摘松茸就像一场解谜游戏。”

高山栎矮而紧凑，将松茸的痕迹掩藏得密不透风，根呷曲比每走几步就得弯下腰，半跪在泥土前，用小木棍拨弄，像拿着放大镜的侦探。在山上寻找松茸，很像从蛛丝马迹里侦破案子，这是

根呷曲比10岁时从妈妈讲的解谜游戏里领悟到的。

“以前挖过松茸的地方，泥土是白色的。”根呷曲比说，松茸生长的地方会有“痕迹”。在黝黑的泥土上，如果有一块泛着白，又或是泥土凸出了一块形状，那就要特别留心。

“找到一朵漂亮的松茸很难。”根呷曲比时常觉得沮丧：走了很长的路，弯下许多次腰，却没发现一朵松茸。但一想到这是一场“挑战”，妈妈正在山的另一边进行着同样的过程，根呷曲比总能重新打起精神。

每年暑假，根呷曲比都要从城里回到家乡，这场持续两三个月的“解谜游戏”，能为他挣出上万元的学费、生活费，还有爷爷生病时的医药费。“山上的这片松茸，供我走出了大山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”他说。

② “小孩也当大人用”

今年，根呷曲比有了当大人的感觉，他也要当“小老板”了。

往年，根呷曲比只负责采松茸。但前几天，叔叔找到他，请他帮忙“收菌子”。听到这个提议时，根呷曲比兴奋地说：“我也可以像大人一样，干更多的事了吗？”叔叔笑着回答：“小孩也当大人用。”

每天，村民们都要将采到的松茸送到集市售卖。博窝乡副乡长张奇说，乡里一共有6个松茸交易市场，每年开设一个半月，销售额最高时一周能卖175万元。

之所以说是“小老板”，是因为根呷曲比只负责转述叔叔报来的收购价格，从村民手里收来松茸，再用摩托车运到叔叔那里。大量产松茸时，叔叔会带他到木里县存则洋松茸山收购松茸。“那才是真正的‘老板’。”根呷曲比吐着舌头，略显害羞地说。

存则洋松茸山出产松茸量多，集市也更规范。松茸集市不大，占地不过几

十平方米，大概能容纳100人左右。

集市每天都开门，管理此处的博窝乡坑古村临时党支部成员说，村民们每天采了松茸就来此处售卖，风雨无阻。每天下午3点过，村民们陆续带着松茸走进集市，闭门时间则是下午4点半。管理人员说，这是为了约束采松茸的人，不要为了多采松茸误了时间。但这并非是死规定，有村民耽误了一时半刻，大家笑着调侃几句，也会打开门将人放进来。

根呷曲比最喜欢喊价环节。价格是“喊”出来的，却不是常见的“此起彼伏、扯着嗓门”式地叫价，得益于市场的管理机制，松茸的收购价格由收货商和村民代表商量出来。

7月26日，存则洋松茸山临时交易市场内来了3位收货商，其中一个就是根呷曲比的叔叔。他说，当天收购的松茸，会运到山外的农牧合作社。收购商们喊价很痛快，因为他们也采过松茸，知道村民采摘松茸的不易。



根呷曲比穿戴好上山采松茸的“行头”。



木里县博窝乡存则洋松茸山临时交易市场内，人们正在交易松茸。



7月26日晚，木里县亚珠农牧专业合作社里，工作人员正在分拣松茸。

③ 从泥土走上餐桌

夜幕逐渐低垂，村民们陆续休息，为第二天持久的采摘劳作做准备。另一边，载满松茸的货车从博窝乡驶向山外，踏上G227国道，一路运往松茸中转厂——木里县亚珠农牧专业合作社。该合作社管理人员表示，博窝乡各个村子的收购商将收来的松茸送到这里，这是松茸在当地要走的最后一段路。

合作社工作人员将送来的松茸按照大小分拣出来，码得井井有条。分拣完后，松茸被连夜送出木里，一直送到西昌、丽江、稻城等地。最后，一部分再坐飞机，松茸便能赶在出土第二天晚上，被端上大城市食客的餐桌。

“今年的松茸收购有一些新变化。”合作社老板搓着手，看着门外崭新的马路说，G227国道全线贯通后，当地的松茸多了一种选择——可直接从货源地将松茸运到机场。

张奇说，博窝乡原始森林茂密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，2024年产松茸预计50吨左右，全乡预计收入800万元。在木里县，采摘松茸已成为当地百姓重要的收入来源，每户每年能收入几万元，几乎占了总收入的八成以上。

④ 松茸少年的梦想

汽车驶过木里县的各个村落，山高谷深，长松秀林，汨汨滔滔，随处可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护林爱林”的标语。在藏语里，“木里”的意思是美丽、辽阔、深远，参天幽密的原始森林带给当地人希望和期盼。

根呷曲比有一个大梦想和一个小梦想，两者都与松茸有关：小梦想是买一双新的球鞋，过年时再买一身新的藏袍。大梦想是“用所学专业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”。

尽管已过去了很久，根呷曲比总会想起，两年多前，他陪爷爷去成都看病，高铁跑得比大货车快多了，没用多久就到了成都。从成都回来后，根呷曲比就报了铁路工程专业。每次拿到卖松茸的钱后，他总会觉得离梦想又近了一些，“木里还没有通铁路，我会继续努力。”

在木里，像根呷曲比一样的松茸少年还有很多，大山深处，松茸和少年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和脚下的土地共生，村民护林防火，松茸反哺，为土地上的人带来收成。每一朵松茸都承载着辛劳与期待，仿佛是在述说一个关于希望与梦想的故事。在这一片雨水滋润的土地上，松茸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召唤着少年们感受与土地的紧密连接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胡倩 林梦晴 记者 杨峰 刁明康 摄影报道